魯迅先生紀念集

魯迅紀念委員會編

本書據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影印

通訊：

伯力……………………………………（一）
蘇聯……………………………………（四）
廈門……………………………………（九）
雲南……………………………………（一一）
天津……………………………………（一三）
北平……………………………………（一六）

~伯力~

魯迅

V‧馬克西莫夫(Maksimov)

紀念中國偉大作家魯迅晚會

一月七日在伯力東方工人『李大釗』俱樂部開紀念中國偉大作家魯迅晚會。

優秀的藝術家和深刻的思想家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自己的五十六歲的生命的歷程上死去了。從一九一八年自己的文學活動開始起，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日止，作爲作家的魯迅，積極的參加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解放中國的鬥爭。在自己的論文裏雜感裏小說裏魯迅無情的揭露中國資產階級舊社會的腐爛與醜惡，反對封建軍閥和外來帝國主義的壓迫，擁護德謨克拉西，擁護中國大衆的眞正自由。

在這鬥爭中魯迅結團了中國革命文學的最優秀的力量。從一九三〇年起，魯迅積極參加左聯的創立及左聯的工作，直到自己生命最後的幾天，都在領導着這組織的活動。

魯迅在近幾年來堅決的站到無產階級的陣綫上，雖然受着暗探的追逐，恐嚇，及封建軍閥走狗對於他的中傷，但他依然沒有離這陣綫。偉大的作家火熱的擁護了中國的C黨，中國的蘇維埃和紅軍。他積極的揭穿日本帝國主義工具——「托派」的工具。在今日，當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了東省和華北之後，企圖攫奪整個中國的時候，在這緊張的時期，魯迅積極的擁護中國C黨提出抗日的統一戰綫的完成。

魯迅是藝聯忠誠的摯友之一。中國革命鬥爭的參加與病魔，沒有給他以來蘇聯的可能。他只是從文學的認

識了牠。但中國偉大的作家很奮興的注視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狂喜的慶祝着蘇聯每次的新的成功。他深深的相信社會主義會成功的。還在一九三四年時，魯迅答『國際文學』雜誌的代理人道：

『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堅信無產階級的社會一定可以建設成功的。』

被這信念所推動的魯迅，沒有停止過擁護蘇聯，反對中日獸性的法西斯的鬥爭。魯迅對於俄國文學，尤其是新俄文學的熱愛，做了這種鬥爭的激動。他認爲牠是世界最豐富的文學之一，他詳愼的酷愛的譯了高爾基，綏拉菲莫維支，法捷耶夫及其他蘇聯作家的作品。他愼重的校訂牠，甚至用自己的錢去出版，他期望着把這些書推廣到中國讀者大衆中間去，爲着使中國羣衆在這些文學作品裏看見關於蘇聯的眞正的偉大的眞理。

魯迅被中國羣衆的巨大的權威，信仰和愛戴圍繞着。中國的讀者以他爲『中國的高爾基』。魯迅是中國第一個革命作家，寫實主義者，是第一個把『下層階級』把勞動羣衆的形象引入中國文學的第一個作家。他是中國文學的巨大的改革者，是首先創出了簡短的戰鬥的短篇小說的作家，在所謂『文學革命』時代（一九一七——一九二〇）魯迅積極的參加了中國語言改革的鬥爭。這鬥爭是反對爲中國羣衆所不可及的舊文言的。魯迅首先採用了新的，質樸的，明顯的，爲大衆所了解的白話。這種語言給了魯迅的優秀的著作一種眞正的大衆性，帮助他創造了好多中國現代文學上少有的傑作。

× × × × ×

魯迅創作的歷程，在文化擁護協會的書記團——中國著名詩人蕭三的在莫斯科的報告中說得很詳細。詩人蕭（An.Gai）用俄文作了關於魯迅的報告。

其次在晚會上的中國工人及集體農民異常注意的聽了中國詩人丁山和擁護新文學報的社員王希禮朗誦的魯迅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王希禮同志並講述自己對於魯迅的會見。最後，到會的中國工人和集體農人決

識「邊疆出版部」出版魯迅的優秀的作品。

原文曾載：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的伯力太平洋之星報。

僑訊

～蘇聯～

前記：這信係國外一僑胞直接寫給H君的，由H君又轉來。中間地名等均由H君譯出，或轉譯成英文。原文俄文因印刷不便，故均刪去，以中文爲準。信中有數處亦有所節刪。謹此附知。

—編輯組—

H兄：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到你寄我的×報……你所談的：『中國失去魯迅比蘇聯失去高爾基損失更大』這段話，在我替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預備出版的那個魯迅紀念册作的文章內引作中國文學界對魯迅逝世後的哀感之一般。作家，文學，光明這幾種刊物的紀念魯迅特號也都看見了。

現在比較詳細地說一說我們在海外悼念魯迅的一切：

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上連續多期的作文紀念。（你看見了多少期？）

二，爲編印悼念魯迅專册徵稿（在報上登了廣告）

三，我們自己內部幾個人組織了一個「接收魯迅文學遺產委員會」，推我爲主席。

四，在國際文學，文學報，眞理報，勞動報（工會日報），「遠東」邊疆的中俄文報紙上……都寫了文章。（

這些將都剪給上海的「紀念委員會籌備會」)

五，在巴黎紐約各刊物上也打算寫文章去。(也許已有了，我現無法見到)

六，預備出版「悼念魯迅」專冊。

七，在國家書店已說好於今年出版「魯迅選集」，不久以前我已將「計劃」弄好了，計分短篇小說集，(一六個)故事新編(二個)散文詩(三——四個)(從野草選出)雜感(五——六篇)……一共為二十個印張。中有一半已經譯成俄文——這是從列寧格勒幾年以前普利包衣出版的阿Q正傳及莫斯科青年衛軍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二七——二八?)中國小說集內找的現成譯稿，及列城的普霍夫魯德曼等新譯的而來的。其餘一半將在列莫遠東找人翻譯。由我編校，並作序。據國家文藝出版所的人說明年年初一定可以出世。同時進行用英法德文出版魯迅選集。

八，在莫的外國工人出版部「中國部」出版魯迅雜感選集。在遠東的遠東國家書店出版魯迅小說選集，(我這次來遠東，這也是一個任務)遠東用漢字和新文字同時出版。(這些出版工作感覺得最困難的是我們這裏沒有魯迅的全集，豫翁在日曾陸續親自寄過我一些他的「雜感」，但是既不完全，而且你借他借，到現在都遺失了。我手邊所有的是一本吶喊；一本魯迅自選集(一九三三年春出版的)和幾種零星的不完全的本子，其餘什麼也沒有！(也許在各處某些人手裏有一些，可是很難收集起來。)因此我想請求你代為設法弄到一整部魯迅的全集。小說，雜感等等共計有二十種之多，我不知國內是否有人在替他整理，預備將全部著作出版?那個「紀念委員會籌備會」是否將這項工作列入在內?我們如果要弄到這樣的全部遺著，自然要拿出一筆款子來買。現在只問你有無買到全部的可能?你個人是否可以設法代為儘可能地弄到一些?(也許直接去信「紀念委員會」請他們代辦)(又，魯迅著作之已拼成新文字的，也請覓寄！)

九在列寧格勒的科學院的東方研究所，開了一個追悼魯迅的會議。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晚上。開會的秩序是：一、主席宣市開會二、起立靜默三、Aleuseev 博士說話，四、王希禮教授說話五、中國美術家王洪說話，（對於魯迅的回憶）六、七、中文教員某某兩人說話，八、朗誦阿Q正傳俄文譯品。

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晚在莫斯科「中國工人俱樂部」，舉行了一個中國勞働羣衆悼念魯迅的大會。由一華僑工人畫出魯迅的像掛台上。會上寫着許多紅布白粉字的口號標語，如：「魯迅之死，是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王明）「我贊成一切派別的文學家聯合起來抗日的主張」（魯迅）……。俱樂部的走廊上也掛魯迅的照像（放大的）和他的一些警句。我作了一個關於魯迅的生平及其創作的報告，報告後有幾個發言的都表示對於魯迅之崇拜與其死之哀悼。在大會上朗誦了他的作品。最後大會決定：（一）去信魯迅的家屬致唁（二）莫斯科「中國工人『李大釗』俱樂部」的『圖書館』取名爲『魯迅圖書館』（三）俱樂部內經常懸掛魯迅遺像（四）購備魯迅著作。

十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在莫斯科的「作家之家」開悼會魯迅大會。主席台上坐的是：Fadeev, Tretiyakov, L. Leonov, V. Lidin 等名作家和我。初由 Fadeev 宣布開會並致詞，大意云：『魯迅是中國的偉大作家，蘇聯的朋友，蘇聯文學在中國的介紹人……他由個人的反抗，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走到普羅的立場……我很榮幸，我的一部書譯成了中文，這是我一生永不會忘記的——……』次我用俄語作了約一時半的報告，關於魯迅的生平，鬥爭史略及其創作，說到他死前不久揭破中國「托派」作日帝國主義走狗的眞面目時，會衆大鼓掌。次 Tretiyakov 發言，說現在只是開始談魯迅，這個人物他的偉大還有待於我們之多談多研究。Tretiyakov 將魯迅比之於伯林斯基之永不肯屈服……次由男女演員朗誦阿Q正傳及孔乙己俄譯，引起會場中不斷地大笑，深佩魯迅的藝術力量，同時對於阿Q

及孔乙己的命運表示痛憤會場主席台上懸掛魯迅的大畫像到有報界的代表在另一室內展覽了魯迅作品及中國文藝界對魯迅死後的哀悼等文字與圖畫同時展覽了魯迅經手出版的西歐及蘇聯的木刻畫等等，引起到會者異常的注意。這次悼念大會本來王明是答應到會說話的但因臨時有緊急事不能抽身，所以未到。到會的 Lidin 雖未對會衆說話，但他對我述說一個小故事至爲動人！他說十月二十二三號，他在西伯利亞車上和兩三個由西歐回中國去的中國留學生同車，他們用英語談話，談到中國的文化，文學，那幾個學生告訴 Lidin 說，中國有中國的高爾基——魯迅——。一回，車停在一個站上，Lidin 下車去買了一份眞理報，看到了魯迅死去的消息，馬上進車廂來告訴那幾個中國留學生，他們聽了大爲悲痛，有兩個竟忍不住下淚……Lidin 說：『我從這裏才知道魯迅之偉大，知道中國的青年是如何敬愛魯迅的……』

十二，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在伯力的「中國工人俱樂部」開了中國工人及集體農民追悼魯迅的大會。會場上掛着着一個青年中國女工人畫的魯迅的像，和許多口號標語（用漢文字及新文字寫的），入場券上寫的是：

中國偉大文豪
民族革命戰士　魯迅同志悼念大會
蘇聯之友

也是我作了報告，次蘇聯遠東作家代表蓋發言。現在將此地報紙所記載這次晚會的一段新聞寄給你，我便不多寫了（文見本輯第一篇伯力通訊）

十三，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遠東的作家會開會，到遠東作家，新聞記者數十人，我又詳細地報告了魯迅的生平及其創作，聽的人大爲感動。

附：此地特別遠東紅軍機關報暨報也即將登我作的一篇關於魯迅的文章。此地的漢字報紙工人之路和新文字報紙擁護新文字（尤其後者）都不斷登載着關於魯迅的文字。

十四，二月初我要到海參崴去，將在那邊的中國勞働者羣衆中及蘇聯文學界進行介紹及悼念魯迅的工作。從那邊中國學校注意魯迅的生平及其創作的熱心看來，追悼大會和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工作，一定有大規模的推動與成績。詳情待到那邊後再告。

……………………………………

末了，爲我們擬出的悼念魯迅專册，很希望你自己以及蔡茅許周宋諸位賜點稿子來。……

祝

健好！

弟××上　一九三七、一、二一日

偉大的民衆祭

馬寒冰

我們的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逝世後，全國文化界，祗要他不是漢奸，不是出賣靈魂的，誰不痛惜這位先知先覺者的早逝。他一生愛護着祖國，一生嚷着「民族解放」但他終於不能親眼看着這老大民族的「解放」起來，而悄悄地被病魔抓去了。

據說在許多地方是不容許我們這般未亡人對於這位導師致最後的敬禮，但廈門却僥倖是個例外，我們終於在當局默許之下，召集了這偉大的悲壯的民衆祭。追悼會的舉行，正是浪人騷擾市上，港外停泊着九艘敵艦，某方要人雲集本市的時節！

十一月廿九日——大會舉行的那天——早上，「青年會」的門口便「車如流水馬如龍」了。大家都懷着一個淒涼的心，來參加了這偉大的民衆祭。一進了會場的外門，招待員便跑來請你簽名，簽過了後，又是兩位招待員走來，一位給你纏上黑紗，另一位送給你一張紀念書簽和閩南文藝協會的會報，然後再由一位招待員領你進了禮堂，這樣的依着程序的進場，誰也不會紛亂起來。

會場的佈置，是很簡單的。兩房掛着各界送來的輓軸，主席台上高懸着「低頭無語處」五個斗大的字，中央安放魯迅先生遺像，兩房再配以李市長，林司令，周局長，鄭科長等的輓軸，靈台下放劉局長，陳郵務局長等的花圈十餘件，再襯以白臘燭，狀極淒涼，一進禮堂，誰都不期然而然地掉下了眼淚來！

九時許已告滿座，當即由雙十中學軍樂隊奏哀樂開會，繼即由總主席高雲覽代表主席團致開會詞。高先生

很沉痛地說：

「現在魯迅先生是死了，敵人們當然是在狂歡因爲他已經失去了一個强硬的敵人……」

那麼寂靜，連外面的聲音也可以依稀聽到，當唱輓歌的時候，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小學生年紀約莫十一歲左右，躲在椅子後在哭哩！誰都痛惜魯迅先生的逝世，誰都明白了中華民族損失了一個驍勇的鬥士！

接下去，便是由閩南文藝協會，天竹文藝社，實藝研究社，廈大文藝周刊社，閩南新文字協會，南天劇社，中華中學現實周刊社等向大會提出了三個議案：（一）改大學路爲魯迅路（二）電慰魯迅先生家屬（三）電勉綏遠抗敵戰士。當主席詢問大家是否贊成，千百個拳頭都舉了起來，連市政府的科長，市立圖書館長也都贊成了。千三百多人，大家都贊成了這三個提案！

整整的三個鐘頭，大家都那樣緊張，那樣悲壯地在參加了這偉大的民衆祭。千三百多人，是謹向這位文學導師，致最後的敬禮！

二，十二，一九三六，廈門。

念紀在我們的心裏

滇園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諸先生：

當我在一月十二日購着才到的新二卷四期譯文時，心裏宛如夢中見着魯迅先生復活樣的狂歡因爲這之前，我曾於立報和天津大公報上見着它業經被禁停刊的消息。

但書到手後，我依然懷着一顆跳躍的心，往復地一頁又一頁的翻閱着——深怕其間登載着它的「行將就木」的啓事。

幸而終於使我放心了：其間並無上述這類的隻字。

但在附頁的最後一面上，却給我得見了如是的兩句——

「……如舉行過追悼會而報紙未與紀載，祈與會的人士賜以通信。……」（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籌備會公告第三號）

這二十四個方塊字，不禁引起了我的一段回憶。

那是在魯迅翁逝世後的幾日間，我們這裏學習寫作的朋友們因見粵港等地皆有開會追悼魯迅先生之舉，我們的心也老實抑制不住了，於是乎大家會商定期也來舉行個紀念儀式。

然而結果却不能使我們如愿以償！……

可是，先生們呀！這並非是我們說而不做啊！怪只怪我們處在這樣的環境裏！……

說出來您們也許不相信我們這兒是連說說宋哲元也認爲是破壞「和平統一」哩！……

不過，我以爲永久在心裏紀念着魯迅先生是勝過於暫時在形式上紀念他萬萬倍的。「紀念在我們的心裏」這是我們沒有舉行追悼魯迅先生儀式的自由的青年羣衆的共同信念。

謹致最敬禮！

一九三七，一，五於濟垣。

魯迅先生之死在天津

零　五

魯迅先生的噩耗一傳到天津，一般的青年眼前立時一陣黑，心裏翻滾着一種異樣的痛楚。敵人自二十四年六月更進一步的進攻華北以後，天津一步步沈在一種亡了樣的窒息中，特別是青年們大大感着民族的呼吸的困苦。

在這樣情況下，聽到了他們的爲民族爲被壓者求解放而鬥爭一生，因鬥爭的勤勞，就這樣早又在這樣民族危機嚴重的時候而死去了的偉大的導師，怎能抑制得了他們的滿腔的哀痛啊！

哀痛的，激奮的鐵爪抓着天津青年的心，他們是要宣洩的；於是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大會，很自然地成爲第一個普遍的要求。

但是我們首先遇到一個困難便是會地問題。我們到這個學校借，到那個學校借，到「青年會」借，到教堂借，都碰壁了。這樣直遷延了一星期。好容易才在特別二區某小學校借妥了，便定於十一月一日開天津文化界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大會。

下午兩點開會了。

會場是一間教室，很狹小，狹小得叫人越發覺着窒息的難過。教室裏密密地排滿了小學生的小椅子。二百來個男女青年起立了，沈痛着面孔，跳躍着一顆哀痛的激奮的心，默默地向着我們偉大的導師的畫像致了敬禮。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主席，顫聲地讀了悼文，接着是先生的生平報告，青年一個一個的講演，最後又開了個討論

會。在討論會中爲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議決了兩事：（一）成立天津文藝協會，（二）由文藝協會向全國文藝團體發起設立紀念魯迅先生文藝獎金由出席大會的十三個文化團體的代表爲籌備委員這樣便散會了。

這個大會到會的人數還不到二百人，實在是意外的少。原因是：（一）會址定後，於前兩天僅僅在兩三個報紙的游藝版上以新聞的形式公佈了日期，而沒有說明地址——爲什麼不說明地址？不是籌備人發表消息的疏忽，而是怕當局的干涉和敵人的設法壓迫之故；（二）當開會時間要到時，有特二區公署的警察去干涉不叫開，於是大會主席團便臨時決定改期，派一個人在某小學校門口守候，致使很多來參加的人又被攔了回去，後來因爲有人堅決反對這種改期擋駕的辦法，主張還是開，便又佈置會場，這才開了；還有（三）各發起大會的團體沒有好好的去發動羣衆如傳播會期會址也是其一。

大會的人數雖不多，然而大會的精神是嚴肅的，緊張的，意義重大的，宣洩了天津青年的悲痛，吼出天津青年的——不，全民族的，被壓迫者抗爭的呼聲。大會特別着重的指出紀念魯迅先生的最大意義，是魯迅先生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救亡的階段上，堅決的剛强的鬥爭精神，特別成爲文藝戰線上的唯一的指導者，這一點。

我們的敵人是認清這點的，於是壓迫來了。

當大會正開的時候，有一個日人去了，問是不是正開會？要參加，被一個守門的青年攔了回去，說會已開完了。在晚上某小學的校長就被公安局捕了去，斥責他爲什麼叫在學校開這種會，叫他供出爲首的主持大會的人來。他實際上本來不淸楚這事，只告訴了接洽借會址的某君和答應借的該校的一個教員。第二日一早某君便從床上被逮捕了。接着那個教員，大會的主席和主席團之一的某君，也全被逮捕；大會的記錄，簽到簿也都要了去；最後是爲了大會的相片，强迫着非交出不可，說是日方一定要要，終於也給他們了。被捕的人則都取保釋放。

這次的壓迫完全是我們的敵人主動的，而我們的長官則担了衙役的任務。原來那天下午日租界警察署（

也許是憲兵隊）幾次通知公安局長說某小學有什麼什麼黨在開會，公安局長當令特二區公署調查制止，但結果特二區公署報告說並沒有開會事，後來日方又拿出什麼證據告訴公安局長確曾開會，於是局長大怒，才拘捕小學校長等人，並開革了特二區公署的督察員。在干涉過程中，下級官警都顯出了怠工狀態；在逮捕審訊過程中，下級官警都表示了對日方的憤恨，對青年們的同情，只是：『沒法子，爲飯碗，上峯的命令，不能不服從。』高級長官則是忠順的。

北平

爲紀念魯迅而發起建造紀念品

偉大的作家魯迅先生，他有豐富的學力，崇高的人格，爲全國所景仰，如高爾基之在蘇俄，魯迅先生之死，不僅爲中國之損失，亦卽全世界之損失——他的作，他的心，完全爲大衆奮鬥，文化界的追悼會，紀念册，均不能表彰其崇高偉大的精神，我們應樹立他的像及碑銘，在通衢要道，使洋車夫以至婦孺都能瞻仰，若貴報發起此運動，我可捐洋五十元，以盡棉薄。

無量大人胡同十九號華羅琛啓

附記：此文係刊載於某刊物（未詳。因收到僅有單頁）上者，並附有原信鋅板照像。據載，華羅琛女士爲法國文學作家。原信因甚模糊，未便復製版。

——編輯組